史 学 月 刊　　一九八四年　第 六 期

商代卜辞四方神名、风名与后世春夏秋冬四时之关系

郑 慧 生

1941年，胡厚宣先生有《甲骨文四方风名考》（以下简称《考证》）一文发表。该文首次揭示了商代卜辞中的四方风名，并与《书·尧典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夏小正》、《国语》诸典籍中的四方风名相印证。从此，四方风名，始为世人所注目；而四方风名之卜辞，也为甲骨学界所承认。

《考证》揭示了善斋所藏武丁时期大骨一片，其文为：

东方曰析，风曰𡆥；

南方曰炎①，风曰㒸②；

西方曰𢍰③，风曰彝；

〔　　氐⑤〕，风曰殷⑥。

文章又举武丁卜辞《金璋所藏甲骨卜辞》四七二片与之相印证。四七二片辞为

卯于东方析三牛三羊壴三。

文章又揭示了十三次发掘所得武丁卜辞大龟一片（即《殷虚文字乙编》四五四八），其辞为：

贞：帝于东方曰析风曰𡆥；

贞：帝于西方曰彝风〔　〕；

〔　　〕内，贞：帝〔　〕北……

胡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杨树达先生也著文论说。1945年，杨先生写成《甲骨文中之四方神名与风名》（以下简称《神名》），对四方风、神，再加论证。其中独到见解颇不为少，如认定四方之名为神名；认定东方曰析者，殆谓草木甲坼之事；认定㒸风即凯风等。然而他的文章，发表颇晚，我们从1954年出版的《积微居甲文说》中才能见到它。

到了1953年，胡厚宣先生编辑《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》时，对四方风名卜辞的整理又有了新的贡献。他认定《京津》四二八（现藏北京图书馆，编号5252）与大龟原系一版，可以缀合。缀合结果，四方风名卜辞，又增加了一条新的内容：

辛亥卜内，贞：帝于南方曰㒸⑧。

与此同时，郭若愚同志也作了同样的工作。他以《殷契拾掇》二集中的第六片，与大龟合二而一，发表在1955年出版的《殷虚文字缀合》（第二六一片）上。但是，《掇二》六与《京津》四二八系一版两拓，所以他与胡先生的缀合可谓殊途同归了。不过，郭先生在此甲上又缀以《乙》四七九四、四八七六、五一六一，这成绩就显得更为可观了。（据李学勤先生讲，《乙》四八七六与大龟并非一版，系误缀，并说，此处所缺之原版今已找到了。）

1956年，胡厚宣先生在《复旦学报（人文科学）》一期上，又发表了《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》（以下简称《求年》）一文，对大龟的缀合，再做贡献，那就是《乙》六五三三的上缀。这使得南方之风名，又出现了一个“人（？）⑩”字；西方之风名，又出现了一个“𢍰”⑨字；南方、西方风名之后有“求年”，使我们明确了帝

* 本篇引文中的古文奇字，均序以数码，摹原形于后，附图以供参考

祭四方及四方风的目的所在；“求年”系以“一月”，证实了帝祭四方及四方风的时间在于一年之初。

《求年》在重引了《金》四七二之外，又列举了几条与四方、四方风有关的卜辞：

癸未，贞：辛卯其求禾于示。

乙酉，贞：又岁于伊西彝。（《殷契粹编》一九五，廪康或武文卜辞）

其乎叀日彝韦④用（《京津》四三一六，廪康或武文卜辞）

𢍰风，叀豚，又大雨。（《殷虚书契前编》四、四二、六，廪康或武文卜辞）上列《京津》四三一六中的“用”字，在我看来，更象“西”字。因残缺不清，姑不详论。

《求年》一文明确指出，“所谓四方和四方风名者，在殷人心目中，都是一种神灵。”这比《神名》以“四方之名为神人》、《山海经》以四方之名为神人，故能出入风、司日月之长短，都更进了一步。殷人尚鬼，连四方风名也视为神灵，足见其迷信程度之深、方面之广。

1962年，《殷虚文字丙编》出版。此书中辑（1）第216版，将《求年》所缀，再为发展，拚上《乙》4883，另及十三次发掘之13.0.13777，13.0.13778，13.0.13780，共为一版，使大龟缀合工作，又前进了一步。

1979年10月，胡厚宣先生总编的《甲骨文合集》第五册出版。该书收入大龟，编号一四二九五。此号在缀合上又有新得，那就是《考古研究所精拓契文》（未刊）53号的缀入。此片现藏考古研究所，为桂琼英先生从中检出缀上。这使得帝祭四方四风卜辞，文句更加完整。今全录如下：

贞：帝于东方曰析风曰𡚬求年；一二三〔四〕

贞：帝于西方曰彝风曰韦⑨求年；一二三四

辛亥卜内，贞：帝于北方曰氐⑪风〔曰殷⑫求？〕〔〕；一二三四

辛亥卜内，贞：帝于南方曰㞢⑬风〔人？〕⑭求年，一月。一二三四

在大龟、大骨与《尧典》、《山海经》中，四方方名与风名，是不尽相同的。《考证》、《神名》、《求年》都曾予以审理校勘。今分类概要如下，并以管见所及，续貂于后。

（一）东方方名：大骨、大龟、《金》四七二均作“析”。《大荒东经》说：“名曰折丹，东方曰折，来风曰俊，处东极以出入风。”东方之神作折。《神名》以为“则当以析字为正。《山海经》作折者，乃缘析折形近，传写致误，非原本如是也。”《尧典》说：“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旸谷。寅宾日出，平秩东作，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。厥民析，鸟兽孳尾。”“宅嵎夷，曰旸谷……平秩东作”是为东方；“厥民某”即《山海经》“有人名曰某”，人、民义一，经典常互用，《书·盘庚》“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”，古本“人”又作“民”。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，朱熹集传：“民，人也。”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“举引弓之民，一国共攻而围之”，《文选·报任安书》“引弓之民”作“引弓之人”。唐人辟李世民讳，每以人字代民字，如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“以俟夫观人风者”，民风作人风；《封建论》“生人果有初乎”，生民作生人。《尧典》“厥民析”即“有人名曰析”，为东方神人，与卜辞“东方曰析”正相契合。

析为东方之神人，《神名》说：“东方曰析者，此殆谓草木甲坼之事也……盖东为春方，春为草木甲坼之时，故殷人名其神曰析也。”《求年》说：“杨树达先生谓甲骨文的四方名，都和草木有关，并与四时相配合，其说可通。”又说：“从甲骨文山海经演变，直到尧典，才把东西南北四方和春夏秋冬四时明白的相配合起来。”

东方风名：大龟曰𡚬，大骨曰𡚬。《神名》说：“𡚬风之说，胡君引《国语·周

语》：‘耕耤先时五日，瞽告，有协风至’为证，其说至确。耕耤为春时之典礼，东为春方，与甲文言东方风名𢀛者，正相契也。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说：“北望鸡号之山，其风如𩔖。”《说文》𢀛字下引“惟号之山，其风若𢀛。”《考证》说：“《北山经》所纪未定即为北风，故不必以其方向与卜辞有异而疑之。”

上列东方风名，曰𢀛、曰协、曰𢀛、曰𩔖。《说文》：“𢀛，同力也。”“协，同众之和也。”其意相同，实乃通用，故大甲作𢀛，《国语》作协。𢀛又作𢀛，《求年》说：“𢀛即𢀛，甲骨文字从口与否得相通。𠂤亦作屯，𠕁亦作册，𠂤亦作力，𠂤亦作弓，𠂤亦作才，𠂤亦作叀，𠂤亦作日可证。”𢀛又作𩔖，𩔖即𢀛，于风为𩔖，从风。

东方风名，《大荒东经》又言“来风曰俊”。《夏小正》言：“正月时有俊风。”《夏小正》用夏历，夏历正用在春，东为春方，故俊风为东方之风。

《说文》：“𢀛，同力也。”“协，同众之和也。”“协，材十人也。”《月令正义》引蔡氏《辨名记》：“十人曰选，倍选曰俊。”《白虎通》引《别名记》：“百人曰俊。”《说文》：“俊，材过千人也。”（大徐本无过字）凡此种种，说明𢀛、协、协、俊都是众力之和，或三人，或十人，或廿人、百人、千人……其义通也，仅有程度之不同。故《夏小正》黄模分笺说：“俊风即协风。”

𢀛、协、俊都是众力之和，和者，和煦也。《国语》韦昭注：“协，和也。风气和，时候至也。立春日，融风也。”东为春方，春风和煦，和煦则草木萌动，故东风之名为𢀛、为协、为俊。

（二）南方方名：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说：“有神名曰因因乎，南方曰因乎，夸风曰乎民，处南极以出入风。”《求年》校勘其文应为：“有神名曰因，南方曰因，来风曰民，处南极以出入风。”

《尧典》说：“申命羲叔，宅南交，曰明都（三字据郑玄说补）。平秩南讹，敬致（两字疑衍），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。厥民因，鸟兽希革。”

南方之方名为因。《说文》：“因，就也。”“就，高也。”《广韵》：“就，成也。”因有长高、长成之意。南为复方，夏时草木竞长，郁郁葱茏，故“因”为南方之名，为草木高长时的该方之神。

大骨说：“南方曰炎。”

该字《考证》释夹，《神名》释荚，愚以为它是因字的别体。《说文》：“因，就也，从□大。”徐锴曰：“能大者众围就之下也。”大骨之南方字，正是一个大字四个人字（下面两个是正反对称的两个人字，上面两个是正反对称的人字之省），合起来就是四个人围着一个大字，与“能大者众围就之”吻合。《六书通》载《古孝经》因字⑦，《演说文》因字⑱都是众人围大人之意，与大骨的四人围一大，如出一辙。因此，大骨所写，仍是因字，与《山海经》“南方曰因”、《尧典》“厥民因”是一致的。

大甲“南方曰𠂤，风（曰）〔人？〕”显然是刻错了。𠂤为风名误为方名，以致刻写风名时竟无从下笔，慌乱之中又失一曰字，更将风名刻得不伦不类，似𠂤而缺笔，似人而背曲。卜辞中此字仅一见，是一个没有刻好的错字。

南方风名：大骨作𠂤，大甲作𠂤而误为方名。《求年》说：“𠂤，古读作𠂤，《说文》𠂤下云‘𠂤省声’，𠂤下云‘𠂤省声’。《诗邶风·凯风》，‘凯风自南’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，南风谓之凯风’。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，‘旄山之尾，其南有谷曰育遗，凯风自是出。’《楚辞·远游》，‘顺凯风以从游兮，至南巢而壹息。，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，‘南方曰巨风’，高诱注‘一曰凯

风。’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，‘南方曰巨风’，高注，‘一曰恺风’。俞樾以为‘巨疑岂之坏字’。凯恺岂，都和党声相近，可以相通。而称南风为凯恺岂风，实与大骨说南方‘风曰党’者相合。”

南为夏方，南方之风曰凯、恺、岂风。段玉裁说：“《毛传》释岂弟曰岂，乐也；弟，易也。按奏岂经传多作恺。恺乐，《毛诗》亦作岂，是二字互相假借也。恺不入心部而入此者，重以岂会意也。《诗》又作凯，俗字也。《邶风传》曰：凯风谓之南风，乐夏之长养，凯亦训乐，即恺字也。”凯、恺岂训乐；凯、恺、岂风谓之南风，均乐夏之长养之义。由此可知，南方风名之由来，还是与南为夏方有关的。

南方风名，大甲作一似党似人的奇字，实际上作党、作人或民均可。《求年》说：“党字从人，人即人民，故《山海经》错成了‘民’字。”《大荒南经》说：“夸风乎民”，此句错乱甚多，《求年》勘定为“来风曰民。”

（三）西方方名：《尧典》说：“分命和仲，宅西土（土字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补），曰昧谷。寅饯纳日，平秩西成，宵中星虚，以殷仲秋。厥民夷，鸟兽毛毨。”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说：“有人名曰石夷，来风曰韦，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。”《求年》校勘其文应为：“有神名曰夷，西方曰夷，来风曰韦，处西北隅以司日月长短。”

夷为西方之神，西为秋方，秋季禾稼熟，百草结，长待芟夷。夷，芟也。《周礼·秋官》：“薙氏掌杀草，春始生而萌之，夏日至而夷之。”夷即芟。西方之神当秋，当秋则主芟夷，故西方曰夷。

大甲说：“西方曰彝，风曰韦。”大骨说：“西方曰柬，风曰彝。”由《粹》一九五“西彝”、《前》四、四二、六“韎风”证之，当以“西方曰彝、风曰韦（柬）”为是。

大甲西方之风名为彝，《山海经》、《尧典》为夷。《求年》说：“夷彝音近，得相通。”并举《诗·大雅·烝民》“民之秉彝”作“民之秉夷”，孔疏“夷作彝”、郑注“夷读为彝”等为证。

西方风名：《山海经》说：“来风曰韦。”大甲说：“风曰韦”，大骨风名柬错为方名。

卜辞有韎字，为风名。《前》四、四二、六：“韎风，叀豚，又大雨。”该字王国维释韎（《殷虚文字类编》卷七，七页引王说），《说文》：“韎，束也。从柬，韦声。”《甲骨文编》（1965）以为不识列入附录（3037），《甲骨文字集释》从王说释韎（2301）。

韎字又作韩，系韎的别体。《粹》一二八一说：“其㞢，叀日，彝韩用。”韩字郭沫若释韩。按“彝韩”并用，韩为西风无疑，应即韎字。

韎字从柬、韦声，简化之，以义为字，可作柬；以声为字，可作韦。甲骨文中，以义以声为字的例子并不罕见，如𩰫字从𩰫、凡声，以义为字可作𩰫，以声为字可作凡，𩰫、韎、凡一字。这与𩰫、柬、韦一字是一样的。

韎字作柬，大骨风名误为方名。《神名》以为“确是柬字。”《甲骨文编》不识（4147），《甲骨文字集释》亦释柬（2299）。柬又省作韦，大甲以为西方风名。《说文》：“韎，束也。”“束，缚也。”徐锴曰：“束薪也。”段注：“《诗》言束薪、束楚、束蒲皆0木也。”西为秋方，所以西风名韎，韎风者，束薪之风也。《周礼·秋官》：“薙氏掌杀草……秋绳而芟之。”绳而芟之即束薪，所以韦字象三层相叠，中间一物贯穿，束纳为一；柬字一物作一木，两头有梢，束薪则更为牢固。因此，韎、柬、韦于义均为束薪。

韘字以声为字，简化作韦。《山海经》说："来风曰韦。"《说文》："韦，相背也。从舛0声。兽皮之韦，可以束物，枉戾相韦背，故借以为皮韦。"皮韦之韦，以可以束物故也。可以束物，正与"韘，束也"之义相合。所以韘、束、韦、韦于义均为束，都是"秋绳而芟之"的束，秋季束薪以芟的意思。作为风名，以为西。

（四）北方方名：大骨此字残缺，《京津》五二〇所印颇清。大甲此字模糊，约略能辨认出来。两字对照来看，它是一个氐字。

北方方名为氐。上古时代，我国北方有一支氐族名叫氐羌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"北海之内……伯夷父生西岳，西岳生先龙，先龙是始生氐羌，氐羌乞姓。"《逸周书·王会篇》："氐羌鸾鸟。"孔晁注："氐地之羌不同，故谓之氐羌。"孔晁以为"氐地"，《山海经》为以在"北海之内"，卜辞以为北方方名为氐。此三者相互表里，证明了氐为北方不误。

《尧典》说："申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。平在朔易，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厥民隩，氄鸟兽毛。"

北方方名，《尧典》说："厥民隩。"《说文》："隩，水隈崖也。"《广韵》："本作澳，水内曰隩。"《集韵》："四方土可居也。"《书·禹贡》："四隩既宅。"隩为水中之土，宅之根基。卜辞北方之神为氐，氐字训作本，《诗·小雅·节南山》："尹氏大师，维周之氐。"毛传："氐，本也。"隩为水中之土，为根基；氐为根本，二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。所以北方方名，卜辞为氐，《尧典》为隩。

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说："有人名曰鬼，北方曰鬼。来之风曰狭，是处东极（孙诒让谓极当作北）隅以止日月，使无相间出没，司其短长。"《求年》说："鬼字不见《说文》，疑当读作宛。雷浚说，'《说文》无鵷字，《文选》司马长卿《子虚赋》，"鵷鸡孔鸾"《汉书》司马相如传作宛。'"宛，《尔雅·释丘》："丘上有丘为宛丘。"注："宛谓中央隆高。""宛谓中央隆高"与"氐，本也"、"隩，水隈崖也"都是根底的意思。北为冬方，冬季树木凋零，生机伏于根氐，故北方方名，卜辞为氐，《尧典》为隩，《山海经》曰鬼（宛）。

北方风名：大骨大甲均作殷。殷字从卩，卩象人，故殷字即役字。役，《扬子方言》说："弃也。淮汝之间谓之役。"《山海经》说："来之风曰狭。"狭字不见于字书，按即狄字，从火与从炎同。古狄、易相通，《大戴礼·保傅》："齐桓公任竖刁、狄牙"，《论衡·谴告》"狄牙之调味也"，经史俱作易牙；《史记·殷本纪》简狄一作简易。役，弃也；狄、易相通，弃、易都有去旧更新之义。北为冬方，冬之季万木落叶，百草衰亡，一切植物都在去旧更新之时，所以北风为弃、为易，其为名也曰役、曰狄（狭）。

自《尧典》以来，人们知道，古代东南西北的四方观念与春夏秋冬的四时观念是连系着的。胡厚宣先生甲骨文四方方名、风名的发现，使我们再一次认识了这样关系。经过杨树达先生的研究，又进一步提出了四方方名都与草木生长有关的命题。这问题在具体论证上，诸家所云，不尽相同。古籍舛错，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。本文则试图进一步提出，不仅四方方名，甚至四方风名也与春夏秋冬四时之草木生长相连：

东方为析，义为草木甲坼；

东风为劦（飘、劦，协）、为俊，义为和，风和则草木萌生；

南方为因，义为草木高长；

南风为凯，即恺，义为乐，草木乐夏之长养；

西方为夷、为彝，义为芟夷草木；

西风为韘（束、韦）、为韦，义为束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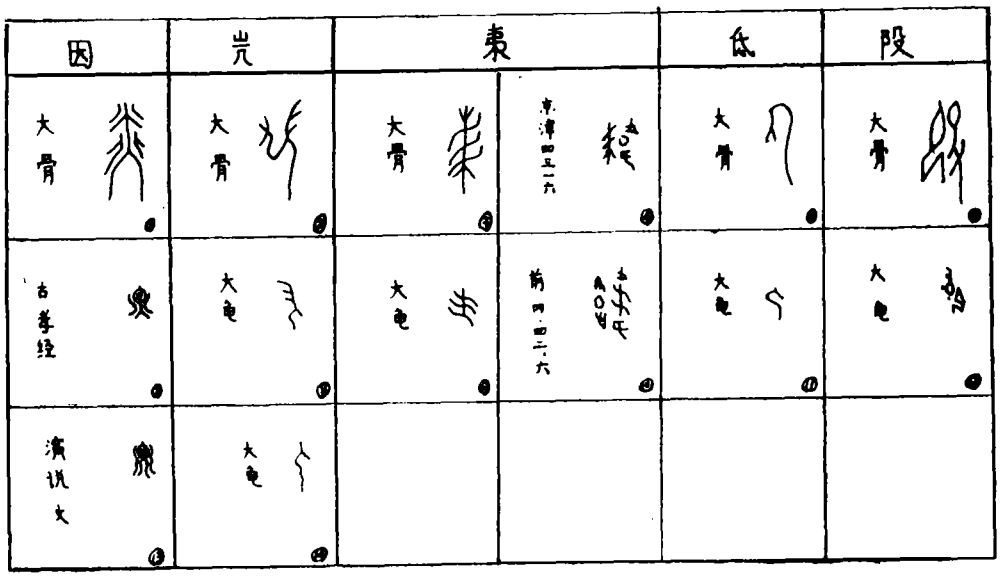
以芟；

北方为氐、为隩、为鼀，义为草木生机伏于根底；

北风为役、为狶，义为草木弃旧易新。

然而，需要声明的是，在商代人的思想里，还没有具体形成春夏秋冬四时概念（说详拙著《卜辞中的商代天文、历法和气象知识》，载福建人民出版社《古代史论丛》第八辑）。本文里的春夏秋冬，只表示暖热凉寒一年一循环的气温变化，而不是后人概念里的四季更迭。但是，为了连系《尧典》，也为了叙述方便，我们又不得不借助于后人的四时观念，来讨论商人的四方及四方风名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却给人以新的启示：是否商人的以四方及四方风比诸暖热凉寒，才启发后人建立了完整的春夏秋冬四时概念？这倒是值得深思的。

附：引文中奇形文字摹形



（上接37页）

征收租调和徭役。凡男年十五岁以上授露田四十亩，女二十亩，所授之田不准买卖。年老或身死，还给官府。另外男子授桑田二十亩，作为世业，不归还给政府，不足二十亩可以买到二十亩，超过者可以出卖。一夫一妇每年交纳租粟二石，调帛一匹。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，开拓了国家税源），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。迁都洛阳后，孝文帝又改革鲜卑归俗，实行汉化，加速了汉族与鲜卑等少数民族的融合，加速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。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又“改长尺大斗，依《周礼》制度，班之天下。”㉕使度量衡重新加以统一，给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。但北魏首都洛阳的手工业和商业仅繁荣了四十年（493年——534年）尔朱荣乱后不久，北魏分裂为东西魏，洛阳又重新成为争夺的战场。后来杨衒之重游洛阳时，看到的是“城郭崩毁，宫室倾覆，寺院灰烬，庙塔丘墟，墙被蒿艾，巷罗荆棘。”㉖昔日历史名都，繁荣的商业城市，又变成了一片废墟。

㉕ 《魏书·高祖纪》。
㉖ 《洛阳伽蓝记·序》。